

大律師公會勿被反華政客拖入深淵

香港中聯辦發言人發表聲明指出，大律師公會主席夏博義日前借香港法院就有關案件的判決散布歪曲言論，引發香港社會各界尤其是法律界人士的公憤和有力駁斥；發言人提醒，大律師公會如繼續被夏博義這種喪失職業操守的外國政客把持，只會作繭自縛，走上不歸路。大律師公會既是本港法律專業團體，更承擔多項法定職責，對本港法治、司法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公會及其主席都應符合「愛國者治港」的基本要求。夏博義是不折不扣的外國反華政客，刻意挑戰香港國安法，誤導公眾煽動對抗，完全背離法治精神和法治原則。公會必須果斷與夏博義切割，以免自損公信力和被拖下深淵。

大律師公會擁有頒發執業執照的權力，大律師必須取得公會發出的執業證書才能合法執業，為此所有大律師都是公會的成員；公會執委會可將大律師紀律研訊交給大律師紀律審裁處處理。公會還有不可低估的影響力在於，本港絕大多數法官都是大律師出身，而要成為大律師必須獲公會認可；根據慣例，公會主席是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的當然成員，可左右本港法官的任命。由此可見，公會不僅僅是大律師確認資格、管理紀律的專業組織那麼簡單，更對本港法官的任命有「話事權」，對本港司法機構運作的影響力不可低估。

基本法104條和2016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基本法104條的解釋，以及香港國安法第6條，均訂明本港法定公職人員宣誓效忠的問題，包括法官在內的公職人員都必須宣誓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其本質是要堅持和擁護「一國」，尊重以憲法和基本法構成的香港憲制秩序。可以說，即使大律師公會主席不是法定公職人員，但按照其擁有的權力、應盡的責任，也必須堅定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憲制秩序，切實尊崇香港國安法和「愛國者治港」原則，才能更好地捍衛香港的法治精神，維護社會整體利益。

但是，夏博義出任公會主席以來，接二連三狂言要修改香港國安法，又以「和平示威」粉飾黎智英、李柱銘等人組織、參與非法集會的罪行，無理指責法庭判決，抹黑特區政府和警方依法維護社會安寧的正義行為，公然為違法者開脫，替暴力張目；更把本港警方、法庭依法制止非法集會和暴力衝突的正當行動，與英國北愛的「冤假錯案」相提並論，製造激化矛盾的企圖彰顯明甚，其所作所為完全喪失專業操守和職業良知，背離法治精神和法治原則，充分暴露出反中亂港的本來面目。夏博義利用公會主席的身份，打着法律專業的名義，大放厥詞、煽惑人心，唯恐香港不亂，是對公會形象的羞辱和背棄。

大律師公會一再強調自己是法律團體而非政治團體，更表明「維護特區法治、基本法，支持『一國兩制』」。夏博義明目張膽挑戰全國人大常委會權威，詆毀香港國安法，更被揭發是英國地方前議員，現在仍然是英國自由民主黨黨員，曾發表支持「藏獨」的言論。這樣的反華政客，怎麼可能「維護特區法治、基本法，支持『一國兩制』」？他根本是大律師公會的「負資產」，公會必須和夏博義徹底切割，重回法治理性的專業正軌，才能證明公會對香港和國家忠誠、對香港和國家利益負責，而非被人騎劫、任人擺弄的政治組織，才能避免被捲入以法亂港、遭港人唾棄的深淵。

夏博義利用公會主席的身份，打着法律專業的名義，大放厥詞、煽惑人心，唯恐香港不亂，是對公會形象的羞辱和背棄。大律師公會一再強調自己是法律團體而非政治團體，更表明「維護特區法治、基本法，支持『一國兩制』」。夏博義明目張膽挑戰全國人大常委會權威，詆毀香港國安法，更被揭發是英國地方前議員，現在仍然是英國自由民主黨黨員，曾發表支持「藏獨」的言論。這樣的反華政客，怎麼可能「維護特區法治、基本法，支持『一國兩制』」？他根本是大律師公會的「負資產」，公會必須和夏博義徹底切割，重回法治理性的專業正軌，才能證明公會對香港和國家忠誠、對香港和國家利益負責，而非被人騎劫、任人擺弄的政治組織，才能避免被捲入以法亂港、遭港人唾棄的深淵。

文匯社評

WEN WEI EDITORIAL

外傭犯聚的防疫漏洞必須堵塞

11名菲傭在中環涉嫌聚賭及違反限聚令，被警方拘捕及罰款。東南亞變種病毒肆虐、疫情反彈，本港外傭在假日不遵守限聚令，群聚情況愈演愈烈，已成為防疫盲點，給本港防疫埋下巨大隱患，政府相關部門必須加強執法，切實堵塞防疫漏洞。這項工作並不是限制外傭休息日聚集交友的權利，而是保障外傭、僱主及港人健康安全的必要措施。

本港外傭群體人數接近40萬，根據法例，外傭工作一周即有一天假期，本港外傭已形成假日到中環、銅鑼灣等休憩地方聚集會友的習慣。疫情爆發以來，政府訂立限聚令，目前禁止多於4人在公眾地方聚集，可惜限聚令實施以來，不少外傭一直無視規例繼續犯聚。近期傳播力更強的變種病毒已傳入本港，但外傭犯聚問題不僅未有收斂，反而比之前更甚，四處可見外傭聚集，不僅除口單飲食交談，更出現聚賭、非法擺賣等現象，增加疫情擴散的風險，情況令人憂心。

外傭違反限聚令的問題未能解決，已成為本港防疫的缺口。今年2月，一名32歲外傭確診感染新冠病毒，由於該外傭在確診前曾與十多名外傭於大會堂外聚會，政府要緊急尋找相關外傭進行隔離。外傭與僱主同住，很多家庭更需外傭照顧抗能力較弱的長者與幼兒，外傭犯聚如果不幸染疫，極可能造成家庭、社區爆發。呼

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表示，外傭每個星期的聚集足以構成龐大傳播網絡，加上外傭與本港數十萬家庭息息相關，一旦外傭受感染，將病毒傳播給僱主家庭，會發生很高的交叉感染傳播風險。

但現實所見，政府規管外傭犯聚的執法力度仍然不足夠，除去去年8月曾有12名外傭因違反限聚令而被罰款2,000元之外，政府更多的只是安排宣傳車流動廣播、派發傳單，呼籲外傭遵守限聚令，或由警方抄下違例外傭身份證了事。執法阻嚇力不足，外傭違法群聚變本加厲，等同置外傭和全港市民於疫情威脅之中。

外傭在街頭鬧市群聚飲食，行為影響市容衛生，已不值得鼓勵，更遑論在防疫期間聚賭、非法擺賣，明顯違法，在正常情況都不允許，更應依法制止。外傭疫情期間都要休息、都有交友的需要，這一點可以理解，但要以遵守限聚令、保障防疫成效為前提，不能因為照顧外傭聚會的訴求而放鬆防疫要求，犧牲公眾健康安全，這樣做對外傭也沒有任何好處。

消除外傭犯聚引發病毒傳播的風險，食環署、警方等部門需積極執法，政府並應延長印度、菲律賓等疫情高危險的禁飛期，及早落實、推動外傭接種疫苗，多管齊下堵住防疫漏洞。



●高贊覺慨嘆，時下一些年輕人認為有水喝是理所應該的，不能體會到水的珍貴。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東深供水顯關愛 開喉有水非必然

前水務署長憶工程一年建成創奇蹟 嘆港青不知點滴是珍貴



●高贊覺稱，當時親眼目睹這條東江水供港「生命線」，一份光榮感油然而生。受訪者提供

一代代東深供水工程建設者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敢於創新、接續奮鬥。近日，中宣部宣布授予東江——深圳供水工程建設者群體「時代楷模」稱號。本港一位參與了東江水供港四期擴建工程的高贊覺得悉上述消息後，盛讚建設者群體得「時代楷模」之名當之無愧，形容工程設計是「逆天的天才」，而萬名建設者在施工裝備落後、5次強颱風襲擊等困難下，仍可通過人工開挖、肩挑背扛等方式於1年時間內建成了工程，猶如奇蹟，足見他們上下一心的磅礴精神力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上了年紀的港人都會記得，1963年和1964年香港遭遇乾旱，供水嚴重短缺，政府實施管制用水措施，最嚴重時要每4天才供水4小時，非常影響民生和經濟發展。這缺水的困境到1965年才得以改變，因當年3月建成的東深供水工程開始正式向香港供水，當年供水量約6,820萬立方米。時光荏苒，東江之水輸往香港已整整56年。

經歷制水年代 樓上樓下水

高贊覺日前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憶述，當時每逢制水時期，因為水壓低，當低層住戶一窩蜂開喉取水時，樓上的住戶就沒有食水供應，被迫開窗大喊：「樓下門水喉呀！」幸得東江水供港，香港人才有辦法生存，社會才得以發展。他說：「國家是很關照香港，它確保東江水對港的供應，即使遭受百年一遇的旱情下，廣東省嚴重缺水，對本港的供水仍不受影響。」

近年，香港社會卻慢慢有一些雜音指東江水貴，質疑被「搵笨」，要求特區政府不應再買東江水。高贊覺慨嘆，時下一些港人特別是年輕人一開水喉就有水，認為有水喝是理所應該的，不能體會到水的珍貴。

高贊覺之所以有那麼深的感受，是因為他經歷過上述的制水年代，亦曾於

1978年至2001年分別以水務署工程師、高級工程師、助理署長及署長的身份直接參與東深供水工程的四期擴建，是當時水務署內唯一一個參與了東江水供港四期擴建工程的人士，因而被雅稱為「東江水先生」。

他表示，雖然自己未有參與1964年的東深供水建造工程，但據他了解國家是出錢出力為港謀福祉，當周恩來總理得知香港缺水的情況後，馬上指示撥付3,800萬元引東江水，「如果以現時物價計算，應該是30億元，對當時的內地而言，是一筆很龐大的數目。」

萬名建設者更是在施工裝備落後的情況下建成工程，「當時連平整道路的機器也沒有，工人是用巨大石頭一下一下樁平。即使我在1978年到內地參與工程，公路仍然好爛，可想而知1964年的物資運輸有多麼困難。」

倡增港用水自給比率減粵負擔

東江水惠及香港多年，但隨着大灣區的經濟逐步整合和發展，東江流域水資源開發利用率已達28.6%，接近「安全紅線」33%。高贊覺認為，長遠而言本港亦有開拓新水資源的需要，他建議特區政府可考慮引入西江水，以及加強海水淡化技術，提高本港用水自給比率，以減輕廣東省的負擔。

昔為家人擔水 盼為港人解憂

水務署前署長高贊覺參與了東江水供港四期擴建工程，被雅稱為「東江水先生」，已故國學大師饒宗頤更曾向他贈字「天一生水」。對此，高贊覺在專訪中謙稱這些只是外界給予他的虛名，直言工程帶給他最大的滿足是能參與國家級工程的使命感與光榮感。

水是生命之源，沒有水的日子最難過，對此感觸最深的可能要算經歷過上世紀60年代「水荒」的香港人，高贊覺就是其中一人。他憶述，上世紀60年代制水是常態，最辛苦的時候是1963年香港大旱，嚴重缺水，當時每4天供水4小時，由於每家每戶都在取水，令水壓過低，不少家庭都要到街上輪候街喉取水，輪候時更屢屢造成爭執。

「1963年，我剛剛中學畢業，是家庭中的『擔水人』，當時家庭貧困，伙食不好，我身體相當單薄，所以每次擔兩桶水行樓梯回家實在好辛苦。」自此，

為港解決制水問題的想法便暗暗植於高贊覺的心中。因此，當他於1978年首度參與東江水供港擴建工程，就有一種使命感加諸其身的感覺，「我不敢說自己好叻，但我是幸運的，這是上天的安排。」

高贊覺當時親眼目睹這條東江水供港「生命線」，一份光榮感油然而生：「每一位能參與工程的人，上至工程師，下至『打雜』都有一份光榮感，是參與到一個國家級項目的光榮感。」

他慨嘆，時下年輕人，特別是香港的年輕人都欠缺了上述的使命感和光榮感，「很多人都有一種『我只係份份工、出份糧』的心態。」因此，中宣部在這個時候宣布授予東江深圳供水工程建設者群體「時代楷模」稱號實在相當合時，希望年輕人可向先輩學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四次擴建 供水力升



東深供水工程是黨中央為解決香港同胞飲水困難而興建的跨流域大型調水工程。1963年，香港再次大旱，港九同胞食用水供應已陷入極度困難。同年6月，廣東省委《關於向香港供水問題的談判報告》獲審閱後，中央決定建設引水工程，引東江水供應香港。來自珠三角地區的上萬名建設者響應國家號召，心繫香港同胞，不懼艱難困苦，克服重重挑戰，一鍬一筐、肩挑背扛，開山劈嶺、修堤築壩，以「要高山低頭、

令江水倒流」的壯志豪情在短短一年時間，建成了全長83公里的宏大供水工程，極大地緩解了香港的用水困難。

在其後的逾半個世紀，逾3萬名工程勘探、設計、施工人員和運行維護人員參與東深供水工程建設運行。他們接力傳承，精心守護，先後4次對供水線路進行擴建、改造，使供水能力提升超過30倍，水質安全得到根本保障，惠及了沿線各地，滿足了香港約80%的淡水需求，成為保障香港供水的生命線，助力了香港經濟騰飛，保障了香港民生福祉，支撐了香港的繁榮穩定。

東深供水工程紀要



●東深供水工程是黨中央為解決香港同胞飲水困難而興建的跨流域大型調水工程。圖為深圳水庫。資料圖片